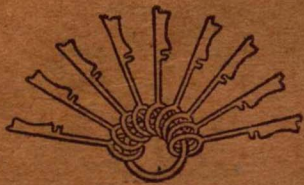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論語

上册

朱熹集注



中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注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

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說喜而復其初

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

不能已矣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於中則

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

立如齊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

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

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

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鮮，上好皆去聲。

○有子曰：孔子弟子，各若人。鮮，少也。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不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也。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行於仁，根本疑辭，謙退不敢質

自道。若此，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立則親而仁，道充大

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充大

故弟爲仁以孝弟爲本此爲本論性則可以仁爲孝弟之本或謂  
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仁至爲仁否曰非也謂  
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是用也本  
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一性也孝弟是仁之本則  
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  
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其巧好令善也外務以悅  
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  
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  
則知仁之非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

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  
聲傳平聲○曾

子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  
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  
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  
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  
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

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未見者  
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  
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其道乘皆去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  
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  
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  
曰此言雖至近上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  
之治亦不過此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楊氏  
曰上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楊氏  
敬事而信則傷財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  
節用然使之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  
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  
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  
讀者宜○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

細推之

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聲。○第上聲。則第之

謂仁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

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

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孔子夏

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

倫之大者而行之，苟非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

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

人之爲道何以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  
人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  
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抑揚太  
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閒抑揚太  
後爲無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威嚴

不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主忠信人不

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  
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

時莫知其知者人心也無友不如己者辭也毋通禁  
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也

輔仁不如己則過則勿憚改也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

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  
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問

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  
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

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會  
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祭盡其誠民德歸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

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子禽問於子貢曰夫

子至於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與之與之與與平聲

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

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

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

輝接於人者如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

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

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



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能使人興起而況於五  
百年以觀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五  
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  
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  
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子曰。父在觀其志。父  
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父  
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行去聲。○

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  
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  
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  
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  
三年無改亦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有

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

天理之為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  
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  
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由此也。其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復承上文而言。如此而

徒知本然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

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

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

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

生也。此理有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

而各倚於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

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踐矣。致。

恭而中其節。則能遠取辱矣。所依者。言行交際。皆當

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

謹之。於始而不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子曰。君子

且之。閑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子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不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所不足。而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而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行者矣。○尹氏曰。君子之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之好學。可差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已。有所未盡之辭也。樂乎貧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蓋許其所以能。而勉其所未至也。此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

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

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

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

雖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道。實病也。○子曰：不

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己知。不

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 爲政第二凡二十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

言得也。○行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居爲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寡。○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一頌，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微婉，且志其用歸於事，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之微婉，且志其用歸於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經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曰：經一禮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政謂法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

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

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善。一

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則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

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

民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

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

三十而立。固以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

無所疑。則知之明。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卽天道之流

而無所事守矣。行而賦於物者。乃

知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六十而耳順。聲入所

不違逆而知之也。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也。程子曰：孔子生而於斯道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性能自立。曰：順，孔子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聖人之教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於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後則其日用之閒，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體，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進而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閒，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孟懿

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樊。遲，御。

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

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

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

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而爲之，均於不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

其所得爲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

者而已矣。懿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

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心，以無所不至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容於不謹，於不義爲憂，而



乃獨可以其疾為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子游彼

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

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

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

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

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

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勞，奉養也。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

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少，憂潤之事，各因其材，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多少，憂潤之事，各因其材，而或